



冰雪丝绸之路

□曹保明



或许有人还不知道，东北也有自己的丝绸之路，而它的另一个名字，因代表性的路段和季节都与冰雪有关，又叫东北亚冰雪丝绸之路。目前，全世界都在面对气候变暖所带来的“冰雪挑战”，保护人类的冰雪家园，已成为全世界的共识。冰雪是东北永恒的伙伴和最灿烂的记忆。路、严寒、冰、雪，把多少人类难忘的记忆保留在这个话题中。丝绸之路，是世界各国、各民族珍贵的自然记忆、历史记忆、文化记忆，它又是世界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公共财富，它是自然财富、历史财富、文化财富，它穿越了哪里，哪里就留下了人类最丰富的生动遗产、最灿烂的生命文化、最多彩的自然生命。东北亚冰雪丝绸之路，就是大东北重新获得文化新生的珍稀因素。

东北亚冰雪丝绸之路，有自己久远的历史，所有马帮、歌帮，都是在雨季结束后、严寒到来时出发上路，这本身就属于冰雪丝绸之路的属性。我国从周、秦开始，北方民族就形成了与中原王朝、周边国家和民族进行交流、贸易的习惯。中华民族特别是北方民族自古就有着热情好客的优良品质，这也是北方民族留在心底的深深的尊严，于是他们通过丝绸之路与中原王朝交往，送去了优良物产，以表达北方民族那颗赤诚和火热的心。于是，盛产于北方黑土地、长白山、大小兴安岭、张广才岭，包括松花江、鸭绿江、图们江、嫩江、乌苏里江、大小江河中的名贵山珍特产，源源不断地从这些丝绸之路到达了中原和周边的民族、国度、部落之中。可是东北丝绸之路的真正形态，却是在茫茫的寒风冰雪之中驮运、送往、到达而形成的。寒来暑往，铸就了丝绸之路的冰心雪

魄，驿道、驿站上的每一个驿人、站丁，每一匹马、每一条狗，每一头鹿、每一种拉爬犁的动物，它们都与人一起，顽强地行走在一条茫茫的冰征雪途上，把人与自然的关系，进行了周密的组合。

冰雪丝绸之路，汇聚了从远古以来对丝绸之路上的冰雪记录记忆、故事和传说。那些记录北方冰雪丝绸之路的文化，千百年来沉睡在历史之中、文献之中，今天我们让这些冰雪文化重见于世。发现冰雪，就是发现生命，如那个叫“狗站”的地名，就深深地传承着动物与人的生命记录。一条拖拉冰雪爬犁的驿狗，它的主人——冰雪丝绸之路上的马帮成员，他冻死了，可是驿狗就是不肯离开主人的遗体，它甚至用自身的体温去设法救活主人。但主人还是被东北的严寒吞没了，驿狗，这些不忘主人的驿狗，最终用雪掩埋了主人，摘下主人的棉帽子，一路咬着，冒着生命危险奔回故乡。冰雪丝路，茫茫征途，千百年来，刻写着人类一代代奔走、开拓的足迹，把人类的尊严留给了自然、留给了历史、留给了未来，同时又产生了生动的冰雪文化。

在北方，在东北亚丝绸之路区域，生动地流传着冰雪祭祀文化和冰雪民俗，这是北方民族探索冰雪结构、书写冰雪文化的伟大实践。在这些冰雪丝绸之路，每当人们要出发，每当北风吹落树上的叶子，每当一片雪花飘飘落在大地上，远征的人就要上路了。上路，先祭冰，先祭雪，祭冰雪是为了给人战胜冰雪严寒的力量，因为只有战胜了冰雪，人才能胜利地到达彼岸。

在古老的北方，在茫茫的东北亚，在无边无际的冰天雪地里，只有最强的人，只有能战胜寒冷冰雪，人才

能存活下去。老萨满打开自己的歌喉，向苍天呼喊，指明人穿越冰雪之迷途。他的歌是古老的仪式，唤醒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存希望；他的话是千百年的生存经验，让一个又一个顽强的生命勇敢地存活下去。于是，东北亚冰雪丝绸之路上的冰雪文化，就这样成为了人类最为珍贵的文化遗产。丝绸之路，关注的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生态和谐，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的转换为特点，在让人充分享受古代文化的灿烂和思想文明的同时，也感悟到自然、历史与人文文化的品质，让人沉浸寄情于山水与自然的合二为一的关系之中。这是灿烂的人类文明，它呼唤着真正的人类和平合作、开拓进取、开放包容、互学互鉴、互利共赢，它是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多元与统一。

如果说，东北是一只大鸟的话，东北亚丝绸之路正是它飞翔的筋骨，它已经扎扎实实地抖动起来了；如果说，东北亚是一只大鸟的话，东北亚丝绸之路正是它羽体的核心，整个东北，都听到了大鸟轰隆隆启动的羽翅震动；如果说，我们可爱的中国是一只大鸟的话，世界所有生命已经感知到中国拔地而起的雄心。丝绸之路，人类生命文化的载体，那是壮丽生命的全部过往；东北亚丝绸之路，那是留给人类一切生命和灵魂的最壮丽的颂歌。挖掘和展示东北亚丝绸之路上的冰雪文化，是全面展示中华民族生存历程中最为绚丽的文化类型，那些文化、那些遗产、那些传说、那些地名、那些村落、那些谚语、那些不朽的冰雪丝路的记录，是让人类去更加地亲近人类的伙伴——冰雪，因为冰雪是人类文化最为难忘的鲜活要素。

在童年的记忆里，有许多难以抹去的冰雪记忆。

下雪后，电子里的河套和大泡子就要结冰，而结冰就是孩子们快乐时光的开始。

在飘飞的大雪中，在锃亮的冰面上，在月圆的夜空下，就会跳动起一串快乐的音符。孩子们在这样的情境下，奏响一曲快乐的乐章。

玩脚滑子，是大多数男孩子喜欢的一种冰上游戏。

脚滑子得需要自己做。脚滑子表面上看只是一块板和四根绳，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。它看着不起眼，做成脚滑子可不容易，而且还需要一些材料。做一副脚滑子要准备两块短硬木板、四根八号铁线、八根“洋钉”，外加八根麻线绳。做脚滑子可是一个技术活。

首先，在木板的选择上，要选择质地比较坚硬的木板，一般情况下都选择青干柳（橡子树的别称）的木板。木板的宽窄长短要与自己脚的大小相当，木板的厚度在2厘米左右比较适合。准备好的木板锯成脚掌大小后，还要在前端锯出个小舌头，小舌头下面（朝着冰面的一面）还要薄薄片掉1厘米厚，使得舌头与地面有一定的距离，不让舌头与冰面接触，然后再把准备好的“洋钉”，顺着木板钉在舌头底下，使钉子帽刚刚缩到舌头里为好。

这个环节完成了，脚滑子的整体工序就基本完成了。

接下来分别把每个木板底下顺着木板镶上两根八号铁线，最后再把四根麻线绳分别系在木板的四个角上，这样心爱的脚滑子就做好了。

玩脚滑子可不是一两次就会学的，对于初学者，开始学习时要一小步一小步，慢慢悠悠试着上冰，弄不好就要摔大跟头。

要想学得快，还需要同伴们搀扶着，从迈步到站立，从小步慢滑到停止转弯，一点点的就可以自己滑行了。当自己能够独立起步、停下、转弯、跳过冰棱的时候，那样才是真正的熟练了。

滑冰车，是孩子们又一个乐趣所在。

当年，我做冰车的时候，邻居家有个小妹妹，总是不离左右，一会帮着拿这个，一会帮着拿那个，一会蹲下歪着脑袋细看这儿，一会弯着腰看看那儿，样子极其好奇又有几分羡慕。

“小妹妹，喜不喜欢冰车啊？”我问。

“喜欢呀！”她爽快地应答。

“等做好了以后，咱俩一起玩滑冰车。”

话音刚落，小妹妹高兴地拍手跳了起来。

此后，每次去河套滑冰车的时候，我都会带着邻居家的小妹妹。滑冰车时，小妹妹坐在我身后，我滑得十分用力，有时候一个小时内下来就累得满头大汗。小妹妹看我累的样子，她说她要滑滑，可是滑了几下就气喘吁吁了，小脸累得红扑扑的……

后来，小妹妹搬到城里去了。我也逐渐长大了，滑冰车融入到了电子的队伍当中去了。

那段时光，我想留给小妹妹的一定是童年的快乐，而留给我的不仅仅是快乐，还有些许的不舍和忧伤，在今天看来，也仅仅是美好的回忆罢了。

滑冰车最疯狂的时候，我们屯的小伙伴，邀请邻屯小伙伴，在月亮圆的几天里，开展滑冰车比赛。

比赛时，把参加的队员分成若干小组，每组六个人，在固定的距离内，滑得最快前三名计入团队总成绩。等到所有的小组都比赛完，统计哪个屯的队员进入前三名的人最多，哪个屯就是最后的胜利屯。

玩饿了，啃几口冻得硬邦邦的黏豆包，玩渴了，就拿起冰锥，扎几个冰眼吸吮冰水。

月亮圆的日子里，也是伙伴们玩得不想回家的日子，有时候直至家长来找的时候，才回家睡觉。在梦里，有时候还在滑冰车，发出欢快的笑声，时而又把自己笑醒了。

如今，回想起当年的冰雪情结，虽然是经年里走过的点滴日子，但是每每都有无限的兴奋。纵然老去了日月星辰，但是记忆中的童心依旧。

脚滑子与冰车

□陈金

年年豆包圆

□乔亿华

这是母亲第10回在楼上蒸豆包。搬到城里这10年，年年一回，一年不落。她说，过年就得有过年的样子，过年哪能不蒸豆包呢。

厨房地上，摆着一溜盆和桶，里面泡着米。原本晶莹的江米粒饱胀着肚子，变成了乌白色。泡米的这个过程叫浆米，就是让米喝饱水。母亲说，泡了40厘米，趁还干得动，淘米就多淘些，给你大哥和老妹捎去，他们都爱吃。

在老家，淘米就是蒸豆包的意思。豆包，是东北的特色吃食，又叫黏豆包。用黄米面或者江米面包了豆馅做成，口感黏糯，豆馅加糖，咬上一口，外黏内甜，实在是美味。东北人对豆包的喜爱，不比杀年猪少一分。

因南北地域的差异，饮食习惯自然也就不同。南方温热多雨，气候湿润，要多吃辣椒排湿。北方气候干燥，冬天极冷，要吃高热量的食物御寒。早些年，一年到头才能杀口猪过年，没有多的鱼、肉可吃，这个时候黏豆包就成了好东西。它热量高，顶饿，是过冬的好口粮。

豆包不但顶饿，还省事，这是它受欢迎的第二个原因。北方冬天漫长，秋收后到下一年开春，足足小半年。“猫冬”的日子天气贼冷，又是天短夜长，人们习惯吃两顿饭。蒸好的豆包冻在仓房里，拿回来用大锅一热就能吃。在没有电饭锅的年代，热豆包比做别的饭都省事。

泡好的米控好水，磨成面，然后就是发面了，这步最关键，面发得不好直接决定豆包好不好吃。发面是个力气活，发黄米面不像发苞米面或者白面，一定要少搁水，和得硬些才好，这样包出来的豆包劲道。要是水搁多了，蒸出来的豆包不成型，吃着口感也不好。发面很累人。面和好了得看着，盆里的面开始鼓起就得揣下去，双手握拳往下戳，这样把一盆面戳一回，就是男人也累得直喘粗气。

母亲的身体已经干不动发面的活，她负责指挥淘米和拌豆馅、擀豆馅。母亲兴致很高，她一边忙活，一边絮絮叨叨地说起那些年包豆包的事，指挥我们干这干那。母亲说，那些年白面少，豆包一直吃到腊月二十九，正月初一晚接着吃豆包。她小时候冻豆包都不能随便啃，一点也不敢糟践。

那些年，在老家包包，邻居婶子和二姑都来帮忙，大伙围坐在热炕上，一边包包一边唠家常。她们动作麻利，揪一块面，按扁，放上豆馅，包好后再团几下，眨眨眼工夫一个圆圆的豆包就包好了，一点不耽误唠嗑。我们孩子也能包，就是慢，弄不好包不紧，干团也不圆溜，哧的一声，皮破了，豆包像泄了气的皮球没了豆包样。擀紧点继续团，豆馅和面皮却像一对冤家，谁也不想服帖谁，豆馅漏出来，成了花豆包。这时候，大人会说，不会包贴叶子去吧。妹妹总是那个被派去贴叶子的，她噘着嘴，一边嘟囔着想包豆包，一边给豆包贴叶子，引得我们都笑了。

给豆包贴叶子就是给豆包加个底座，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，谁都不愿干。苞米叶子洗净泡软，裁成长条形，像贴商标一样，一个豆包贴一个，豆包就坐上了小垫子，这样省得粘蒸屉。这是豆包进锅前的最后一步。

灶膛里火光熊熊，水蒸气争抢着从笼屉的空隙里往上蹿。开始装锅了，把豆包摆成圈，大圈套小圈。锅中热气腾腾，迷茫的水汽下，豆包就像是水中的圆晕，一圈圈荡漾着。

豆包出锅了，泛着油亮的光，像散发着香味的大珠子，馋得我们围着锅台直流水，嚷着吵着，让母亲快点给夹上一碗。

黏黏糯糯的豆包吃到肚里，干起活来更有劲了。炕热得坐不住了，就蹲着，手不停，嘴不停，说笑声随着热气挤出缝隙，夹着豆包的香味，满院子飘着。

母亲还在絮叨蒸豆包的零零碎碎。

我在母亲的絮叨声里又重温了一遍那些甜蜜的过往，那过往就像豆包一样又甜又糯。

吉林雾凇纪游

□何津兔

冰天凛冽风，雪地漫关东。久欲览奇观，心驰至江城。乾坤洁一色，犹步童话宫。桥上客如织，两岸赏雾凇。

百植畏寒隐，独放傲骨雄。柳垂荡银丝，松旋玉菊莹。千姿素裹妖，万朵蝶飞琼。醉勇须染白，巾飘靛女红。

嬉说曳枝条，满身落碎晶。捧珠抛逐戏，雅趣乐无穷。拍录频回看，颌首赞不停。夜宿乌拉街，民俗韵味浓。

篝火烧正旺，八方聚宾朋。土鸡炖蘑菇，烈酒酌几盅。辗转难入睡，隔壁起鼾声。店主呼餐早，晨光伴返程。

火盆

□尚德君

东北的冬季，大雪纷飞，天寒地冻，寒气逼人，我就会想念小时候的火盆。

那时候，东北乡村没有暖气，更没有空调，冬季取暖主要依靠火炕和火盆。我家的火盆是一个扁平铁盆，盆沿不到10厘米宽，铁盆中间用来放炭火，火盆放在一个用于隔热的黑色陶盆中。

每天清晨，母亲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生火做饭，原本有些干冷的房间立刻充满了暖意。早餐后，母亲先在火盆中垫上一层薄薄的炭灰，然后用火钳子将灶膛里剩余炭灰夹入火盆中，有时候炭灰还在燃烧，冒着或红彤彤或蓝幽幽的火苗。然后，母亲端着火盆放在火炕上，屋子里霎时暖热起来。我和哥哥立刻将火盆团团围住，或坐或站或跪，冻得通红的小手放在火盆上烘烤，一股暖流一下子从指尖传到心里，那是一种无法言表的惬意。

冬季是农闲时节。一家人围着火盆，母亲做些针线活，缝缝补补，父亲谈天说地，讲外面的精彩世界，我们嬉笑玩耍。如果来了客人，无论亲疏远近，不管路途远近，一进屋，父亲一边嘘寒问暖，

一边招呼客人上炕暖暖手脚。还要将盛满炭火的火盆热情地推到客人面前，让客人烤火。款待客人吃饭时，饭前把酒壶放火盆炭火上，转眼间酒壶就热乎乎了，酒香四溢。

寒冷的冬季，火盆对于我最大的乐趣莫过于烘烤食物。家里有一张用铁丝编成的帘子，将冻硬硬邦邦的黏豆包、饺子摆放在帘子上，架在火盆上，不一会儿烤得像油炸的一样，酥香味飘荡在屋内，吃起来是又香又甜。如果是土豆、红薯，则将其埋在炭灰底下，埋得严严实实。过一会儿，香味从炭灰中钻了出来，我不禁口舌生津。将土豆、红薯扒出来，轻轻咬上一小口，一丝幽香在舌间弥漫。当时，这些成了我最美味的食物，伴我度过短暂的孩提时光。

岁月匆匆，时光荏苒，不经意间我离开故乡已二十多年。烤火盆的时代已经远去，空调、暖气取代了火盆，火盆与我渐行渐远，但火盆带给我的那些温暖、那些事情慢慢地变成了我的记忆，零落成我淡淡的乡愁，久久回味，深深依恋。

冰雪之恋

